

走马
天下

在朵云轩

◎小茹

读张爱玲的《金锁记》，记住了开头的一句话：“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，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，陈旧而迷糊。”张爱玲素喜在文中植入自己喜欢的物品，足见朵云轩信笺亦是她的心头好。

在旧时，朵云是书信的雅称。朵云轩，主售文房四宝。狭义上的文房四宝指笔墨纸砚，广义可涵括茶壶、扇子、书架、香炉等书斋里的装饰品。即便我非古玩界人士，亦听过“北有荣宝斋，南有朵云轩”的说法。南方的朵云轩，总部即位于繁华的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。灰瓦红木高粱，店铺古色古香，黑色招牌上写着金色的“朵云轩”三个字，大门两边挂着一副对联：“门通九陌，艺振千秋，朵颐古今至味；笔有三长，天成四美，云集中外华章”，联中巧妙地嵌入了“朵云”二字，使人一读便觉古韵高雅。

我来朵云轩，并非为了买东西，只不过为了瞧一瞧。新近开始练习字画，对朵云轩自是多了一份关注。走进朵云轩，如同走进了一个小型古玩博物馆。店内大厅做了挑高设计，橱窗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茶壶、印章、信笺、毛笔、宣纸……单茶壶造型来说，就分六方掇球壶、升方壶、扁樱壶、汉瓦壶、三友壶、禅灯壶、金牛壶等等；从制作泥料来分，又有大红袍泥、朱泥、清水泥、紫泥、段泥等不同讲究……如此精深细腻，等待我挥洒激情和时间去探索。

朵云轩，还像一个微型美术馆。大师们的木版水印画，静悄悄挂在墙上：林风眠的仕女、吴昌硕的花卉、齐白石的萝卜、郑板桥的墨兰、徐悲鸿的奔马……木版水印属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，它集绘画、雕刻和印刷于一体，根据水墨渗透原理显示笔触墨韵，可以逼真地复制各类中国字画。原来，复制字画的技术也可以成为一门非遗。近距离站在画前，完全看不出一点复制的痕迹，不禁感叹祖国的传统技艺真伟大。

朵云轩，还是一个引人遐想的地方。楼上既是艺术品展览区域，同时也售卖字画。既有百年前的大家，亦有当代的九零后、零零后艺术家，也看到一些残缺的艺术品价值不菲。漫步其间，好似在荟萃百年的名人沙龙里神游，不免也做起了发财梦，我该留点什么给我的后代？

人于沉浸之时，总是不觉时光溜得很快。离开时，耳边响起徐志摩的一句诗：“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，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。”又想起纪德的一句话：“我的爱消耗在许多美妙的事物上，我不断为之燃烧，那些事物才光彩夺目。我乐此不疲，认为一切热衷都是爱的耗散，一种甜美的耗散”——这个下午，在朵云轩里，就有一种爱的、甜美的耗散。



绿荫

◎王尚

美好的灵魂

◎汤凯燕

傍晚，光朗堂屋顶花园，《辛丰年先生》在桌上。风大，书页被吹得噼啪作响。空中有一群鸽子，飞过来，又飞过去。

屋内人们正在纪念辛丰年先生，对普通人来说是陌生的名字，但对于音乐爱好者，辛丰年却是神一般的存在。他们曾千辛万苦才找到化名为辛丰年的严格，如朝圣般去他朴素的家中拜访。

有人说他有着传播文化的自觉，我不认为如此。我想他读书、听音乐、写文章只因痴迷，艺术文化领

域是他的精神栖息地。这份热爱产生的光芒无意间启蒙与滋养了他人。

动画片《寻梦环游记》中探讨死亡，躯体消亡仅为生物学死亡，在所有人记忆中消失，才是真正的死亡。辛丰年先生于2013年过世，今天仍有这么多人追忆他，事实上他还继续在人间。

辛丰年先生53岁那年提前退休，闭门读书。前半生他被命运裹挟着颠沛流离，后半生选择了真正的宁静。

老年辛丰年是个寻常老人，隐

在盛名下，无人识得。他的长子严锋，复旦教授，网络大V。今日我见到他的小儿子严锐先生，签名时他抱歉地说自己在乡间长大，学问不高，写字不好看。我不禁想起傅雷的家庭，同样，人们都知傅雷赫赫有名的长子傅聪，却是小儿子傅敏默默整理了父兄信札，使人们看到《傅雷家书》。也许严锋与严锐正体现着辛丰年的两面，才华与淡泊。

书页哗啦啦，大概风也在读书。书内页有编者题词：世上尽有美好的灵魂，先生一定是最美好中的一个。

玉兰
一瓣

列车人生

◎王玮

很多人说人生是一场旅行，而我总是认为，人生更像是登上了一列驶向终点的单列列车。旅行可以自由安排行程决定是停靠还是前行，而有着时刻表的列车却不容改变，这才更像人生：无法左右启停，一旦发车就沿着轨道，向着终点疾驰，不能回头，亦终有无可躲避的尽头。

通城去沪途中，盛夏季节，田野油绿，一切似乎都充满了生机。车窗外的风景飞驰着倒退而过，光影闪烁。耳机里的音乐流淌，不由自主心生感慨。似乎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我们也越来越分辨不清，这时时日日间的一瞬欢笑一瞬心碎，是慨叹世间的悲欢还是因为特定的谁。

列车驶出，窗外开始下雨。每停靠一站，都有乘客上车或者下车，井然有序。上了车，你无法预知会遇到怎样的同行者。就像在这短短的一生中，你也无法预知有着什么样的缘分在前方等待着你，等着与你完成或长或短或喜或悲的交集。在这一节车厢摇曳时光里，身边的人来来往往，彼此邻座却也互相陌生。茫茫人海之中因为一段路线的重叠而有了一面之缘分，而所有人心中的目的地却不会改变，到了既定车站，都会下车离开这节车厢，再退回茫茫人海，再无缘相见。遇到一个能为彼此改变目的地的人，或者互相留下了联系方式希望再续前

缘的故事也不是没有，只是概率极低。列车啊，缩小版的人海。

列车座位分等级。父母把你带上人生这趟列车，你的起始座位是二等座、商务座还是无座，在这一刻已经决定了。从踏上这趟列车的那一刻起，很多人就开始了为更好座位的追求。追求到更好座位又能怎么样呢？不知道，反正大家都在追求，自己追求不到的就让下一代追求，反正目标就是舒适宽敞的商务座，更高的追求是管理这些座位，拥有列车上绝对的资源控制权。另有一部分乘客，对争取更好的座位没有太大的兴趣，他们认为随便什么座位，窗外的风景都是一样的，旅途也是一样不可延长、不可逆转。重要的不是座位的好坏，是看风景的心情。在这两种乘客以外，你还会发现存在着第三种追求，他们坚信通过一定的仪式和秘法可以延长旅途，甚至永远航行，当然至今还没有人成功过。

漫长的坐车旅途需要伴侣。父母会尽可能地陪你坐得更久，在他们有限的旅途中，他们也会竭尽全力保护你。他们始终希望，你能坐上更好的位置，能找到良人，两人携手。既为了避免旅途的孤单，也希望有人来替他们照顾你走完后半程。他们的内心应该是极其害怕他们到了终点之后，你还不得不一个人面对这漫长而又艰苦的旅程。

在第二十一个站点或者更早，你

也会开始寻觅人生列车的伴侣。途中不断地有人来往，有人会和你邻座，也许你们会从相遇到相知，然后很顺利地决定一起坐完这趟有去无回的列车。经历了无数风雨波折，你们始终没有放开对方的手，相扶相持一个完整的旅程。也许你在某一站遇到的人以为是终生的旅伴，你们选择了并非而坐暖融融，但事实上是他只陪了你短暂的一程。留下你在原来的地方愣神，很久很久才回过神来，发现列车又已经行驶了很长的路程。还有一些乘客因为各种原因寻寻觅觅而不得，随着旅程的不断延伸，这部分乘客中有的还心怀希望，有的心中的希望已渐渐熄灭，开始准备独自走完这趟旅程。

生命的意义在于它的不可逆性还是有限性？列车和这人生一样。无论你掌握着多少座位，正坐着什么样的座位；无论你的车厢里上演了怎样的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；是岁月静好，还是支离破碎；是穷困潦倒，还是大富大贵……列车始终向着终点呼啸疾驰，不可逆、不停留，稍纵即逝。

无论是坐着怎样的座位，无论是否觅得惺惺相惜的同行者，都要学会在这趟列车中欣赏窗外的风景；无论窗外有没有喜欢的风景，都要爱身边那个不离不弃的人。因为，当踏上人生这趟列车的那一刻起，就再没有了岁月可回头。

芬芳
一叶